清史稿/卷45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五十二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五十三

► 卷四百五十四

列傳二百四十

榮全喜昌升泰善慶柏梁恩澤銘安恭鏜

慶裕長庚文海鳳全增祺貽穀信勤

榮全，關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一等威勇侯那銘嗣子。咸豐元年，襲爵，授二等侍衛。從征山東，以功遷　　頭等，還直乾清門。十一年，出為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，歷喀喇沙爾辦事大臣、伊犁參贊大臣。同治五年，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署伊犁將軍。明年，調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。時纏回襲陷伊犁，俄乘機遣兵入，藉口代為收復。榮全內籌守禦，外示羈縻。又以索倫、蒙古被兵，民多亡入俄境，為請擇地安插，分部護之。

八年，朝旨以新疆各城多與俄接壤，命榮全會俄官，依三年勘辦西北界約記，建設烏屬界牌鄂博。先是，塔城和約兩國分界，自恰克圖西北逾烏梁海，首沙濱達巴哈，訖浩罕邊界，繪畫地圖，識以紅線。至是，集議烏克克卡倫仍依舊界，惟自東北沙濱達巴哈至西南賽留格木山柏郭蘇克壩補牌博八，明定界限，所謂烏里　　雅蘇台界約是也。九年，坐烏魯木齊城陷，褫職留任。十年，俄遣柯福滿將軍佔領庫爾札，聲收烏魯木齊，詔榮全赴伊犁收回城池。榮全遂自烏城西進至霍博克賽里，直抵塔爾巴哈台。會天大雪，止舍。逾歲，與俄官布呼策勒傅斯奇集議色爾賀鄂魯勒，榮全向之索還。俄官陽言請命本國，而陰遣兵襲取瑪納斯，駸駸欲東犯。榮全不獲已，返塔城。是時，俄人據伊犁可千

餘人，滋驕橫，索倫、錫伯苦之。十二年，錫伯窘益甚，榮全濟以銀，俄官反出阻之。榮全曰：「為我屬地，我自濟之。與俄奚涉焉？」牒駁之，俄官詞屈。上聞而嘉之。

會回構安集延擾動，上命榮全進攻瑪納斯綴寇勢，遂復其官。十三年，白彥虎犯上馬橋，榮全遣軍敗之沙子山。光緒二年，師克瑪納斯南、北二城。榮全數有功，尋召入京，歷兼護軍統領、右翼前鋒統領。五年，卒，卹如製。

喜昌，字桂亭，葛濟勒氏，滿洲鑲白旗人，世居吉林。亦以防俄著。初從軍徵捻，累功至協領。河內之役，以少勝眾，功尤盛，晉副都統。西捻平，賜頭品秩，充西寧辦事大臣，光緒六年，調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。時中俄有違言，俄軍窺吉林邊壤。朝命喜昌佐防務，因上言琿春為兵衝要地，宜練馬隊二千、步隊八千資守禦。逾歲，抵琿春，相度地勢，乃專囑伊克唐阿防守事，而自率所部頓磨夷石，扼雙城、紅土岩來路，上韙之。和議成，授庫倫辦事大臣，條上邊防六事，尋謝病歸。十七年，卒，予易州建祠。

升泰，字竹珊，卓特氏，蒙古正黃旗人。入貲為員外郎，銓戶部。出知山西汾州府，有政聲。回寇擾境，錄守城功，晉道員，除河東道。歷浙江按察使、雲南布政使。光緒七年，賞副都統銜，充伊犁參贊大臣，尋授內閣學士。明年，署烏魯木齊都統，與俄羅斯定阿爾泰山邊界。俄人遇事齟《齒吾》，升泰執原議不稍讓。始受約束。

十三年，改充駐藏幫辦大臣。時藏人築卡隆阿，為印度所敗。上命辦事大臣文碩令藏人撤卡。文碩謂為藏地，無可撤，嚴旨責焉，以升泰代之。而藏人誓復仇，頓兵　帕克里，將痛擊印軍。升泰蒐集乾隆五十三年舊檔，哲孟雄受偪廓爾喀，達賴以日納宗給之，以雅拉、木支兩山為界，持示藏人。藏人曰：「地雖予哲，今哲通英，宜收回。」升泰數止之，不從。英使願媾和，朝旨令升泰赴邊界與印官議約。十四年，印軍收哲全境。藏兵又敗咱利，亞東、朗熱並失。隙愈深，群思報復，升泰數嚴止之，仍不從。會天寒，印官趣升泰赴議，而藏人請代索哲孟雄、布魯克巴侵地，否則傾眾一戰。升泰仍百計諭藏僧，戒藏番毋妄動。及至邊，布部長遣兵千七百人護衛。升泰慮為英口實，謝去，並乞印綬封典，升泰允代請諸朝。既與英政務司保爾會於納盪，索藏償兵費。升泰曰：「哲為藏屬，索費無名。」英人又在布境及後藏幹壩修路，藏人益大震。英官要求甚奢，升泰力折之，藏人漸就範。升泰數要英撤兵，英不可。升泰以大雪封山，運糧無所，退駐仁進岡。英人既掠哲地，复羈其部長土尕朗思，置之噶倫繃，招印度、廓爾喀遊民墾荒。廷議以哲事無從挽救，慮梗藏議，諭升泰勿問。

藏、哲舊界，本在雅拉、支木。後商人往　　來咱利，為新闢捷徑。升泰議以咱利山分藏、哲界，以符前案。其印、哲界在日喜曲河，擬約中註明。哲部長母挈兩孫赴升泰營泣訴，丐中朝作主，升泰無如何。英人又欲易置其部長，升泰力阻之。土尕朗思謂願棄此居春丕，升泰弗許，慮英責言也。

十五年春，藏兵撤退。升泰請總署達英使，電印軍速撤。逮既撤，而英人猶久不訂約。升泰上疏略謂：「聞藏人言：'與有仇之英議和，不若與無仇之俄通好。'設藏番果與通款，英、俄必互相猜忌，後患方長。乞告英使，電趣印督速定藏約。」又言：「與英初次會議，英人欲至藏貿易。告以番情疑詐，始許退至江孜。力言再四，又許退至帕隘。臣力諭藏番，通商萬不能免，始出結遵辦。今英慮他國援以為請，忽議中止。在藏人固所深願，在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。惟日后防範宜嚴，未可再涉疏懈。入夏至今，曠日持久，請敕總署牒英使速議結。」

十六年，以升泰為全權大臣，與印督定約八款，自布坦交界支莫拏山起，至廓爾喀邊界止，分藏、哲界，哲境歸英保護，所謂藏印條款是也，語詳邦交志。十八年，卒於仁進岡。事聞，優詔賜卹。

善慶，張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黑龍江駐防。初從勝保徵捻，積勳至協領，賜號濟特固勒忒依巴圖魯。克鳳陽，擢副都統。論复定遠功，晉頭品服。同治元年，追捻至靈壁，平宿州寇墟。創發，乞病去。逾歲，朝旨以捻事棘，命選吉林、黑龍江騎旅赴皖。軍抵河南，張之萬疏留，連敗粵寇於南陽及湖北陽邵灘鮮花鎮。坐所部兵馬疲瘠褫職，仍留軍。四年，授吉林雙城堡總管。以戰功復故官，即於軍前除杭州副都統。再坐營馬侵踏民田褫職，追擊竄賊大同集，被宥。

六年，與劉銘傳剿東捻，敗之濰縣松樹山。捻奔贛榆，追及之。銘傳自當賴文光，而令善慶當任柱。任柱殊死鬥，善慶令騎旅下馬結陣疾擊之，屍山積，猶進不止。會大霧，窈冥不見人。銘傳分軍襲其後，善慶率隊大呼衝殺，槍砲雨坌，降人潘貴升斬任酋於陣。善慶乘勢追擊，斬馘千餘級。論功，賞黃馬褂。賴酋勢益蹙，阻澜河弗能達，乃據壽光王胡城。銘傳等分左右進，善慶與溫德勒克西拒之。追至鳳凰台，為他將所敗，就縛於揚州，予騎都尉世職。七年，西捻平，張總愚自沉於河，餘匪為善慶等所殲，晉二等輕車都尉，赴本官。

擢杭州將軍。杭州駐防自克復後，昆壽規复營製，連成重建營牆。善慶至，籌設漸備。

光緒改元，調綏遠城，歷寧夏、江寧。召還，授正紅旗漢軍副都統，駐師通州。十一年，充御前侍衛，佐海軍事務。十三年，出為福州將軍。次年，卒，予建祠，謚勤敏。

柏梁，字研香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杭州駐防。父麟瑞，咸豐末陣亡乍浦，見忠義傳。柏梁少從其叔父鳳瑞出，隸李鴻章軍，轉戰江、浙。攻太倉州，柏樑自南門先登。復攻蘇州，戰於黃天蕩，陣斬悍目。攻嘉興、宜興、江陰、金壇，柏梁皆有功。改隸勝保軍，戰江北，屢捷，累保至協領，賞花翎。杭州克復，調歸駐防，補協領。承歷任將軍辦理營務，善慶尤倚任之。光緒中，駐防初設洋槍隊，以柏梁充全營翼長，兼掌兵司。規畫營製，均照新軍式訓練，紀律肅然。敘勞，以副都統記名。入覲，奏對稱旨。以曉暢戎機、訓練出力，賞頭品服。駐防舊有旗倉，久為兵燹，柏梁請撥款重建。旋授乍浦副都統。乍浦駐防營毀於粵亂，副都統駐杭州。柏梁蒞任，歲至乍浦巡視海防。以勞卒。賜卹如製。

恩澤，字雨三，噶奇特氏，蒙古鑲藍旗人，荊州駐防。光緒初，以佐領從金順出關，克黃田，复烏魯木齊諸城，擢協領。其秋，回寇奔呼圖壁，追擊之，大潰，又扼之頭屯河，白彥虎益窘。進攻瑪納斯，轟潰城垣數丈，恩澤先登，諸軍繼之，城拔，晉副都統。歷權巴里坤、烏魯木齊領隊大臣。以劉錦棠薦。除吉林副都統，移琿春。

二十年，日本敗盟，與將軍長順籌戰守。乃治團練，築台壘，設疑兵，敵知有備，引兵去。尋署將軍。其時東山馬賊猖獗，伯都訥、烏拉教匪乘機竊發，竄擾官街、白旗屯。恩澤聞警，率師分擊之，夷其堅堡。又遣提督雲春等，搜東山逸匪。明年，調黑龍江，督邊防。先後疏請改練洋操，招墾荒地，賑恤窮乏。俄而鬍匪據觀音山南北圍，謀劫金廠。恩澤诇知之，嚴備以待。已，寇果至，營官王槐林等迎擊，大敗之。別遣將大搜山林，自是首觀音山訖烏蘇里滿卡，千餘裡無寇踪。又以撓力溝素窟匪，留兵鎮攝之。上以為能，降敕褒嘉。二十五年，卒於官，予黑龍江及立功省分建祠。

銘安，字鼎臣，葉赫那拉氏，內務府滿洲鑲黃旗人。咸豐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除贊善。累遷內閣學士，歷泰陵總兵、倉場侍郎。同治十三年，調盛京刑部。德宗纘業，充頒詔朝鮮正使。光緒二年，勘事吉林，條上四事，曰：剿馬賊、禁賭博、設民官、稽荒地，上韙之，命署將軍。吉省武備久弛，寇盜充斥。銘安蒞任，嚴治盜。复募獵戶為砲勇，號吉勝營。先後檄統領穆隆阿、協領金福，分道追剿，斬馘甚眾。益練西丹步隊八百，入山窮搜，寇勢漸蹙。已，复捕治東山逸匪，擒誅金廠黨魁，軍威大振。默念吉省幅瀍四五千里，斷非十數委員能濟事；且旗員未諳民治，請破積習，調用漢官，部臣

尼之，銘安抗疏力爭，始俞允。

五年，實授。又言盜賊雖平，餘孽未靖，亟宜增置民官，畫疆分治。先後奏改伯都訥同知、長春通判，理事，為撫民，置知府、巡道各一，賓州、五常同知二，雙城通判、伊通知州、敦化知縣各一，並請無分滿、漢。又奏弛秧蔓禁，免山獸貢，增各旗義學，士民利賴之。東北與俄接壤，舊設卡倫，無兵駐守。乃遣將分扼要塞，並築營伯力、紅土崖、雙城子，守以重兵，因上安內攘外方略，稱旨。長春號難治，銘安稔知鍾彥才，奏請除通判，部臣以違例請下吏議，銘安盛氣抗辯，上兩解之。然銘安終不自安，引疾去。尋坐失察屬吏受賄，降三級。二十三年，上以治吉有功，部民感念，復故官。明年，鄉舉重逢，加太子太保。宣統三年，卒，年八十四，詔優恤，謚文肅。

恭鏜，字振魁，博爾濟吉特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大學士琦善子。以任子授吏部主事。累遷郎中，兼內務府銀庫員外郎，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，出為湖北荊宜施道。論捕獲江陵教匪功，加按察使銜。同治十年，擢奉天府府尹，坐事降。光緒三年，賞二等侍衛，充烏魯木齊領隊大臣。越二年，遷都統。

先是，陝回阿渾妥明客參將索煥章家。煥章者，前甘州提督索文子也，素蓄異志。戍卒硃小桂告變，提督業普衝惑煥章言，誣斬小桂。及煥章反，烏城陷，業普衝被害。至是恭鏜廉得實，請予平反。奪索文榮典，分別卹小桂、業普衝及赴援殉難諸臣，人心稱快，賜頭品秩。九年，除西安將軍，病免。十二年，署黑龍江將軍。疏請舉辦漠河金礦，杜俄人覬覦。又建議墾荒十利，曰：儲國帑、濟民食、嚴保衛、便輯綏、裕經費、富徵收、集商賈、益釐稅、廣生聚、實邊備，詔不許。十四年，實授。明年，移杭州，入覲，道卒天津，詔優恤。子瑞澂，自有傳。

慶裕，字蘭圃，喜塔臘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以繙譯生員考取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，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從文祥赴奉天剿匪，還補侍讀。出知湖北鄖陽府。追錄平捻功，晉道員。光緒元年，擢奉天府府尹。歷遷至漕運總督，調河東河道。九年，除盛京將軍。明年，法越構釁，慶裕巡視沒溝營、旅順口、大連灣，諭示居民曰：「有能殺敵立功，擒獲奸細者賞。」又遵旨增練蘇拉千人、食餉旗兵五百，上言：「整頓旗營，兼顧海防。今日多一兵，即有一兵之用；異日補旗兵，即可裁客兵之餉。所費者少，所繫者重。」詔嘉許之。朝鮮亂作，檄提督黃仕林等扼險口。以營口為兵衝要地，運石塞海口，設電線達省城。建議籌邊籌餉機宜，附陳宜變通者三事：一，道府年終加考；一，推廣薦舉卓異；一，崇府尹品秩，行巡撫事，議行。

十一年，安東十二州縣告災，慶裕籌賑撫卹，民獲甦。是秋霪雨，遼河、大凌河暴漲，田禾被淹。發倉以濟。設粥廠牛莊、田莊台收養之。明年，金州蝗，旱魃為虐。又明年，興京水祲，賑如初。十九年，授熱河都統。道孫河、半壁店，上流民被災就食狀，並請變通盜案、稅額章程。又使吏捕平泉黑役為害鄉里者，頗著政聲。二十年，調福州將軍。閩海關沿襲舊規，吏胥因緣為奸，上敕其整理。既至，鉤稽糾剔，蠲苛息煩，弊風盡革。其秋，卒於官，卹如製。

長庚，字少白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以縣丞保知縣。伊犁將軍榮全調充翼長。時白彥虎糾西寧回匪寇烏垣，進圍哈密。安集延酋帕夏並偽元帥馬明眾，合烏魯木齊、古牧地、昌吉、瑪納斯、呼圖壁漢回，撲犯沙山子，與為遙應，勢張甚。長庚奉榮全檄，領練勇赴援。而烏魯木齊都統景廉所遣黑龍江營總伊勒和布兵亦至。兩軍夾擊，殲擒殆盡，卒解沙山子圍。旋贊都統金順戎幕，總理營務，積勳至道員。光緒六年，授巴彥岱領隊大臣。未幾，丁母憂。服闋，入覲，上召見，垂詢西北情形。長庚手繪輿圖，奏陳邊事，以阿爾泰山宜設防守，伊犁邊防宜籌佈置，纏金等境宜開屯山，漠北草地宜善撫綏，及哈薩克應仿例編為佐領等條以對。遷伊犁副都統。

十四年，命充駐藏大臣。行次里塘，值瞻對番族叛。長庚暫往碩般多，廉知酋由番官肆虐釀成，遴員授以機宜，調集漢、土官兵，聲罪致討，殲渠宥脅，嚴懲藏官，事乃就緒。議者遂欲收其地，仍歸川轄。長庚以瞻對自乾隆以來，叛服靡常，勞師糜餉。同治初年，西藏底定，奉旨將瞻對劃歸達賴喇嘛，派堪布管理。今若蹊田奪牛，使朝廷失信於衛藏，恐所得小而所失大。乃為詳定善後章程，與將軍岐元、川督劉秉璋等同上。藏亂遂定。

擢伊犁將軍。時伊犁當大亂後，萬端待理。長庚至，多所規畫。蔥嶺西有帕米爾者，即唐之波謎羅也，東距疏勒約一千四百里。乾隆二十四年，將軍富德窮追回酋，一至其地，立碑記焉，然稱之為葉什勒庫爾，未明言帕米爾三字。嘉、道以來，久未顧問，碑亦湮沒。咸、同後，俄人遽以哈薩克右中各部與浩罕八部，設土耳其斯坦、斜米七河、費爾乾等省，甚至塔城西之舊雅爾城、阿克甦之察林河卡倫，同就淪胥。蔥嶺東有坎巨提者，一名乾竺特，其都城曰棍雜，與哪咯耳隔水相望，在莎車州西南約二千里。其西北可通帕米爾。坎民貧而多盜，其酋縱掠鄰郡。英人責言，牒告我政府。坎酋又交通俄人。英使臣以割分帕地請，政府恐啟俄爭，拒弗許。時英、俄各以兵壓境。長庚致書新疆巡撫陶模，謂：　　「屬地當爭，邊地當守，兵釁萬不可開。況能戡土匪之將士，未足以御強敵；軍中所資。仰給內地及濱江海各省，數月乃達。而俄境鐵軌已至薩瑪爾幹，英屬

鐵軌已至北印度之勞爾，遲速迥殊。又新疆南北路與俄地犬牙相錯者幾五千餘裡，雖兵倍加，不敷防守。且俄若以輕兵由齊桑斯克走布倫託海犯鎮西、哈密，即可梗我咽喉。當此民窮財匱之時，尤不可輕戰。只能備豫不虞，徐圖轉圜。毋以小忿遂起大釁，增兵徒增民困。」陶模以為然，卒如長庚議。

又伊、塔之間，有巴爾魯克山者，西連俄界，南逼精河，西南與博羅塔拉接壤，為伊、塔要道，泉甘土沃，久為俄人垂涎。自借與俄後，俄人視為己有。先是，北路劫盜多窟此山，擾行旅。前副都統額爾慶額請租借期滿索回。總署以俄使有續借之請，函詢情形。長庚詳陳利弊，謂此山關係重大，急應收回。隨遣員赴塔城與俄領事會商，堅持人隨地歸之約，卒收回。二十年，甘回作亂，官軍兜剿。賊不能得志於甘，欲循白彥虎故事，西竄新疆，由伊犁遁俄境。長庚諜知，遣兵扼守珠勒都斯等地，賊不能越，遂就擒於羅布淖爾。二十二年，命兼鑲藍旗漢軍都統。二十六年，拳匪肇亂，俄人調兵入伊。長庚與俄領事交涉，凡教堂及俄人財產，力任保護，諭令退兵，人心乃定。調成都將軍，未之任，奉電旨飭赴阿爾泰山查勘界址。旋內召，授兵部尚書。

三十一年，复授伊犁將軍。疏陳伊犁應辦事宜，並言籌餉練兵，必合新疆全省籌畫。將軍事權不屬，莫若裁去新疆巡撫、伊犁將軍，增設總督兼管巡撫事宜，庶呼應靈而事權一。又籌擬北方興屯、置省事宜，請築西安至蘭州、歸化至包頭、包頭至古城各鐵路，皆不果行。

宣統元年，遷陝甘總督。三年，武昌事起，西安等處繼之。前陝甘總督升允奉命督辦軍務，事略定。遜位旨下，長庚乃將總督印交布政使趙惟熙而去。越四年卒，謚恭厚。

文海，字仲瀛，費莫氏，滿洲鑲紅旗人。以繙譯舉人考取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，遷侍讀。光緒九年，轉御史。建言培養人才，宜令中外大臣杜徇情，勵廉恥，以植其本，上嘉納焉。十二年，巡視北城。以兄文治授詹事，依例迴避，調戶部郎中。十四年，出知貴州安順府，調貴陽。所蒞有聲。

二十二年，數遷至按察使，尋加副都統，充駐藏辦事大臣。既至，即上言叛番雖靖，餘孽猶存，兵未可罷，願自任剿辦。二十五年，呼圖克圖第穆構康巴喇嘛用邪術咒詛達賴。文海曰：「此關風化，不可不有以懲之也。」乃奏請奪其名號。已而野番出掠博窩，地為川、藏孔道，行旅苦之。官軍入昂多往捕，彼即扼縮隆岡來路，崛強莫能製。文海率眾進擊，別遣通番語者繞道叩其壁，宣播朝威，反覆開喻。於是上博窩業魯第巴宿木宗，

中博窩雨茄寺，下博窩蒲隆、瓊多諸寺，皆相率乞款附，數月而事定，賜頭品服。未幾遘疾，請入川療治，卒於塗。依尚書例賜卹，予入城治喪。

鳳全，字莆堂，滿洲鑲黃旗人，荊州駐防。以舉人入貲為知縣，銓四川。光緒二年，權知開縣，至則使吏捕仇開正。開正故無賴，痛以重法繩之，卒改為善。李氏為邑豪族，其族人倚勢，所為多不法。鳳全直法行治，雖豪必夷，以故人人惴恐。歷成都、綿竹，補蒲江，署崇慶州，一如治開。舉治行第一，擢工卩州直隸州。二十三年，調資州。大足縣餘蠻子亂起，其黨唐翠屏等構眾入境。鳳全乃治城防，設間諜，練鄉勇，聯客軍，謀定寇至，亟遣軍間道襲擊。戰太平場，捕斬略盡。复越境搜治餘黨，不兩月而事寧。州屬患水祲，民多失業，設法賑濟之，全活甚眾。再以治行聞，調署瀘州。二十八年，權知嘉定府。緣江會匪嘯聚，既蒞事，舉團練，嚴治通匪土豪，居民莫敢玩法。無何，拳匪延入蜀，嘉定當水陸衝，郡中一夕數驚。鳳全內固人心，外嚴拒守。嘗提一旅師四出游弋，匪不敢近。故鄰境多破碎，惟嘉郡差全，各國僑民多樂就之，繇是名大著。岑春煊性嚴厲，喜彈劾，屬吏鮮當意，獨亟賞鳳全，一再論薦。遷成綿龍茂道，特加副都統。

三十年，充駐藏幫辦大臣。行抵巴塘，見土司侵細民，喇嘛尤橫恣，久蔑視大臣。鳳全以為縱之則滋驕，後且嬰患，因是有暫停剃度、限定人數之議。喇嘛銜之深，遂潛通土司，嗾番匪播流言，阻墾務，漸至戕營勇，燔教堂，勢洶洶。鳳全率衛兵五百人往，至紅亭子，伏突起，戰良久，被害。事聞，予建祠，謚威愍。繼室李佳氏留成都，聞變，率子忠順馳入打箭爐辨遺骸，隨喪歸省垣。祠既成，乃觴將軍、總督以下官及文武士紳，告靈安主，慨然曰：「吾可以見先夫於地下矣！」事畢，夜赴荷池死，獲附祀。

鳳全清操峻特，號剛直，然性忭急，少權變，不能與番眾委蛇，故終及難雲。

增祺，字瑞堂，伊拉里氏，滿洲鑲白旗人，密雲駐防。以佐領調黑龍江，佐練兵事，歷至齊齊哈爾副都統。光緒二十年，署將軍。二十四年，擢福州將軍，充船政大臣，兼署閩浙總督，旋遷盛京將軍。奉天自中日戰後，副都統榮和、壽長編練仁字、育字兩軍，營務廢弛，增祺奏請派員查辦，上命李秉衡往查，奪二人職，交部治罪，軍制肅然。

二十六年，拳匪亂作，副都統晉昌率眾附和，增祺不能阻，遂啟戰釁。奉省自日還遼南，旅順、大連既轉歸俄租，复築鐵道，沿路皆駐俄兵。戰累挫，蓋平、熊岳先後失守。增祺先以敵強兵脆，大局不支，連電上達，並照會旅順俄水師提督、營口俄領事，磋商停

戰，不果。俄兵遂抵省城，諸軍皆潰。增祺奏請恭奉盛京大內尊藏聖容、太廟冊寶出城。俄兵至，招增祺還，商議善後。增祺往旅順，與俄議訂奉天交地暫約九條，以荒謬交嚴議，詔革職，尋仍留任。諭楊儒向俄外部商改，以吏治兵權不失自主為要。二十八年，交收東三省條約始成。俄兵駐奉數年，遇事強橫，無復公理，增祺隱忍周旋，憂勞備至，至是駐兵始退。

未幾，復有俄日之戰，朝旨守中立。增祺嚴飭文武官吏堅明約束，並告兩國主兵者勿得犯中立。日兵迫省垣，勸俄兵先退，日兵官始入城，省城倖免戰禍。

三十年冬，諭增祺賑撫東三省難民，並發內帑三十萬賑之。明年，懿旨復發內帑三十萬賑恤。增祺招集流亡，商民復業。頗留意吏治，先後增設洮南、海龍、遼源、開通、靖安、西安、西豐等府縣。凡牧廠、圍場及蒙荒，逐漸放墾。奉省財政素絀，徵榷一切，向無定章，咸豐後始辦貨釐，光緒初始辦鹽釐。增祺銳意清理，籌辦糧、酒、煙、藥各稅，明年規章，變通鹽法，就廠徵稅，歲入漸增。尤嚴治盜，以增官設治為弭盜清源之本。三十一年，以憂免。三十三年，授寧夏將軍，改正白旗蒙古都統。宣統元年，遷廣州將軍，兼署兩廣總督。三年，調京，仍授都統，兼弼德院顧問大臣，旋去職。越八年，卒，謚簡愨。

貽穀，字蕅人，烏雅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光緒元年舉人。以主事分兵部，晉員外郎。十八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遷內閣學士。兩宮西幸，貽穀聞警，步行追及宣化，流涕入對，隨扈西安。授兵部左侍郎，屢召詢時政，直言無隱，上皆嘉納。明年，扈駕還京。兵部公署已毀，假柏林寺為廨舍。貽穀昕夕蒞事，如在行在時。

是冬，山西巡撫岑春煊奏晉邊察哈爾左右翼及西北烏蘭察布、伊克昭兩盟荒地甚多，請及時開墾，派大員督辦。詔以貽穀為督辦蒙旗墾務大臣。貽穀有經濟才，艱貞自勵。既奉命，銳以籌邊殖民為己任。其督墾地界，綿延直、晉、秦、隴、長城、河套，凡數千里。統籌全局，擬陳開墾大綱，規畫至詳。疏入報可，並加理藩部尚書銜，節制秦、晉、隴沿邊各廳州縣。旋復授綏遠城將軍，事權始一。

貽穀首重官墾。立墾務局，設東路公司，官商合辦。初辦察哈爾右翼，改舊設押荒局為豐寧墾務局，旋分為豐鎮、寧遠兩局。清查舊墾，招闢生荒，派員丈勘繪圖，酌留蒙員隨缺地畝及公共牧廠，其餘乃悉開放之。牛羊群地，錯處左右翼間，直隸、山西民戶，頻年互爭，貽穀親往勘之，由固爾班諾爾中分界址，其爭始息。繼放察哈爾左翼地，為

留牧廠、隨缺，與右翼同。移正黃旗牛羊兩群於商都牧群，又移騸馬群於騍馬群，籌撥直、晉邊廳學田。烏蘭察布、伊克昭兩盟夾河套為部落，烏拉特三公，杭錦、達拉特數旗，尤逼近套。其地恃河渠灌之，自元、明以還，渠盡湮廢，或併古道不存。貽穀躬蒞其地相度，修通長濟、永濟兩大幹渠，又疏濬塔布河、五加河、老郭諸渠，增鑿枝渠數十、子渠三百餘道，水利始興。先後六年，始自察哈爾兩翼八旗，而推之二盟十三旗，以及土默特、綏遠右衛與駐防馬廠各地，凡墾放逾十萬頃，東西二千餘裡。絕塞大漠，蔚成村落，眾皆稱之。

復以時創設陸軍，置槍砲器械，築營壘，興警察，立武備陸軍學校及中小蒙學校數十所，創工藝局、婦女工廠。資送綏遠學生出洋，或就北洋學堂肄業。建設興和、陶林、武川、五原、東勝五廳。練巡防馬步十營，修繕綏遠城垣，濬城外溝渠，建築蒙地村屯，植樹造林，勸課園圃果實蔬菜。暇輒就田間耕夫婦豎問疾苦，或策單騎馳營壘，召士卒申儆之，教之以習勤崇儉，戒嗜好，勤勤如訓子弟，不率者乃罰譴之。方其治河套墾地，蒙人時起抗阻，台吉丹丕爾攘其旗主地，戕文武官吏，貽穀請於朝誅之，眾始帖伏。

三十四年，貽穀劾歸化城副都統文哲琿侵吞庫款，而文哲琿先以敗壞邊局、蒙民怨恨劾貽穀。朝命軍機大臣鹿傳霖等往查，傳霖以已革布政使樊增祥等為隨員，奏覆，祇貽穀職，逮京，下法部勘問，三年不能決，卒坐誅丹丕爾事，譴戍川邊。宣統三年赴戍，方經鄂，武昌變起，直隸總督陳夔龍奏請進止，詔改易州安置。國變後，嘗自歎曰：「昔姜埰譴戍宣城衛，自號'宣城老兵'。吾其終此矣！即死，必葬於是。」丙寅年，卒。晉邊官紳念其德，請昭雪，釋處分，遂葬易州白楊村，成其志。

信勤，字懷民，鈕祜祿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以廕生累至浙江布政使，署巡撫，代貽穀為綏遠城將軍。督辦墾務，踵其遺規。益勤遠略，頗禮致賢才，思有所建樹，功未竟而遽罷。辛亥後，久病，卒。

論曰：將軍、都統，職視專圻，西北邊疆大臣與之並重。非才足當一面者不能任也。榮全、升泰以下諸人，或多戰績，或著邊功，或勤旗務，或兼民治，所至皆能盡其職，多有可稱，故並著於篇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